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一回 繆瑞麟大破德安城 湯獻忠進剿白沙鋪

卻說繆瑞麟逆賊，自佔據襄陽縣抗拒官軍，參將王壽林被賊殺敗。繆賊又議取鄰縣，搜括錢糧以充軍實，由是攻陷城池已有數處，各州縣紛紛告急，均經督撫晝夜飛檄調兵進剿。無如賊勢浩大，猛勇異常，官兵累次失利。這日逆賊因所至之處皆勢如破竹，又議攻德安進取安徽之計，於是率領賊眾直望德安進發。再說德安府張達才，這日正坐早堂，有探事的飛報來說：「襄陽縣賊首繆瑞麟，率同胎營山大盜殺敗官軍，攻陷城池，已有數處，劫掠沿途，聚積賊眾，共有四五千人，勢甚猖獗，現又議攻德安了。」張達才聞報，吃驚不小，又接到督撫公文，飛飭所屬各府州縣，嚴加防守，待大兵一到，即便會同防營，合力進剿，毋得疏忽等語。

張達才看罷，便與幕賓計議道：「賊勢如此猖獗，德安雖有防營，弟恐寡不敵眾，如之奈何？」幕賓道：「既奉督撫札飭，先行防守，只得早撥健壯兵卒，會同防勇並力嚴防，且城中糧草足支半年，即使賊眾猝臨，萬不可首先進敵，只宜堅守為是。待其銳氣已退，那時大兵亦可到臨，裡外夾攻，賊眾便可撲滅。若先禦敵，吾恐疲憊之眾不足以當其鋒也。」張達才聽罷道：「先生之言甚是有理，某當即撥健卒，會同防兵，並力守城，以待大兵到來便了。」正議點兵堅守，只聽遠遠有喊殺之聲。

忽見探子飛報進來：「襄陽賊眾漸逼城下，請令定奪。」張達才便急急閉了城門，一面飛請守城員弁，急接防勇謹守，一面親上城頭觀看。但見賊軍搖旗吶喊，蜂擁而來，張達才道：「原來賊勢如此浩大，只能嚴加防守，不宜對敵。」當下有守城參將奚益，原係軍功出身，自己頗有武藝，即抗言道：「府尊何仗賊之勢，滅自己的威風，某看賊軍雖多，皆係烏合之眾，何足介意。某只須軍士數百，便當立斬賊首，以解此圍。」張達才道：「將軍之言雖忠勇可羨，但賊鋒甚銳，彼時若有疏失，卻無可救藥，莫如仍以堅守為上，等待大兵到日，便可裡外夾攻，某等既可保全此城，賊眾亦可剿滅，將軍且請奈守為幸。」奚益聽罷，默不言，忿忿而去。

於是日夜堅守。繆瑞麟等見攻打數日不下，便令賊軍向城上辱罵，奚益聽罵不過，只氣得三屍出火，七孔生煙，向張達才道：「府尊之膽，未免太小，與其某等被辱，不若決一死戰，況城內兵卒尚有千餘名之多，未必不能勝敵，某當與賊暫不兩立，若不斬賊逆之首，誓不回城。」張達才苦勸不聽，當即披掛上馬，撥帶軍士五百名，喝令開了城門，兩邊布成陣勢，奚益手提方天畫戟，躍馬向前大喝道：「覓死賊奴，殺害命官，攻陷城池，正就興兵擒拿，碎屍萬段，今反不知退避，自來投死，快快下馬受縛。」繆瑞麟道：「當今朝廷多事，皆是你這乾貪官污吏荼毒生靈，使小民被屈難伸，怨聲載道，爺爺特興義兵，代天討罪，你若知天命，早早下馬歸降，可免一死。」奚益大怒，持戟殺來。繆瑞麟正欲迎敵，黑面虎楊壽一匹馬早已飛到，兩騎相交，刀戟並舉，二人大戰十餘合，賽金剛繆電見楊壽戰奚益不下，催開坐馬從斜刺裡殺來，掄刀就砍。奚益趕著迎敵，力戰二賊。又鬥了七八個回合，奚益殺得火起，大喊一聲，舉戟刺中楊壽大腿，敗回本陣，張達才在城頭上看見奚益刺中賊將，恐怕賊眾圍困上來，寡不敵眾，趕著鳴金收軍。繆電亦退回本寨。

張達才將奚益接上城頭，慙慙賀道：「將軍勇略過人，某實欽佩，今日勝他一陣，已足挫動銳氣。」奚益道：「某正待擒捉逆賊，何以府尊即令收軍？未免失機，可惜。」張達才道：「實因賊勢甚大，已經刺中一賊，恐眾賊激怒圍困上來，致使將軍有失，反為不美，故請回城歇息，明日再戰。」奚益亦甚歡喜。

賊首繆瑞麟見楊壽被傷甚重，怒對眾人說道：「明日交鋒，若不殺此賊官，誓不回寨。」大家說道：「大王自起兵已來，所到之處戰無不勝，今日偶敗一陣，亦係軍家常事，明日我等當合力進攻，以慰大王之望。」只見賽天霸雲走來，說道：「以孩兒愚見，今日官軍勝了一陣，守城兵卒定然懈怠，不必明日再與決戰，今夜便可猛力攻城，乘其不防，一鼓可得矣。」繆瑞麟大喜道：「我兒之言甚合我意。」遂令眾賊初更造飯，二更飽餐，三更時分帶火器並力進攻，先入城者即授上賞。

等到半夜，遙望德安城上燈火微明，金聲不響，繆瑞麟大喜道：「此天賜我成功也，若得此城，糧草便能足備。」說罷令賊眾齊集城下，一聲梆子響，火箭火鏡齊發，賽金剛繆電、穿山甲鮑直首先躍上城，手執雙刀亂砍士卒，只殺得喊聲大震。比及奚益從夢中知覺，趕緊披掛上馬來救，賊眾已砍開城門，只得截住廝殺，被賽天霸繆雲一刀砍來，將奚益斬於馬下，復刺死十餘人，軍皆四散。此時繆電鮑直亦從城內殺出，合兵一處直入城來。城中人聲鼎沸，各不相顧，狼奔鼠竄，嚎哭振天，軍士降者勿計其數，知府張達才被亂軍踏死，縣令帶家小星夜而逃。

繆瑞麟即至府縣衙署，搜括錢糧，盤查倉庫，又令人打開監獄，放出死囚。聽縱賊眾擄劫百姓，姦淫婦女，真是漫無紀律，依然強盜行為。次日大排宴席，犒賞賊眾，又自封為威武尚義大王，封繆雲為尚義東王，繆電為尚義西王，楊壽為剛勇大王，牛經為直勇大王，鮑直為猛勇大王，其餘眾頭目俱有封號。這日繆瑞麟正與賊眾飲酒作樂，忽見頭目送上一信。繆瑞麟拆開看時，見是紫金山太歲約他進攻黃安，先於白沙鋪合兵，然後進發的話。繆瑞麟看罷大喜，當下賞了來人去訖。便對賊眾說道：「這紫金山係河南信陽州屬，離白沙鋪不遠，飛又太歲聚積有千餘嘍囉，佔據此山，更兼有個軍師姓赫名達，法術精通，機謀足備，人皆稱他賽諸葛。若得此人合兵一處，如虎生翼，橫行天下，吾無慮矣。」眾賊聞說稱賀不已，繆瑞麟又道：「眾弟兄休息十日，即當進兵東下。」暫且不表。

再說督撫因疊次經報宜昌所屬州縣大半失守，各路防營又皆失利，即札傷督標中軍湯獻忠所部忠字八營，星夜馳往剿滅。一路尚不敢懈怠，趨趕前進。這日將抵白沙鋪地界，有探子飛報進來說道：「今有紫金山強盜飛又太歲朱保，偽軍師赫達率領賊兵三千，已於白沙建立營寨，請令定奪。」湯獻忠聞報，當即傳令就地安營。一霎時立下十座大寨，滿營裡旌旗密布，號令整齊，如火如荼，不愧軍容之盛。安營已定，湯獻忠即騎了匹馬，帶領數員裨將，向高阜處探看賊勢，但見賊營也立下三座大寨，蔓延約四五里路，果然佈置得法，調度有方。看畢回營對眾說道：「本鎮看那賊營立得頗為齊整，不像強盜所為，其中必有熟諳韜略之輩，明日對敵不可輕視。今夜尤宜嚴加防守，恐防賊眾以官軍新到，安營未定，他便乘勢劫營，爾等各營宜多設弓弩並火器等件，卻須如此如此以防不虞。」眾將唯唯而退。

再說朱保探知大兵已到，即與偽軍師赫達商議道：「某聞此次官兵聲勢頗大，統帶官又係老成宿將，謀略精通，這便如何處置？」赫達道：「官軍新來，利在速戰。今夜可趁其安營未定，便去劫寨，雖不能使官兵全軍覆沒，必獲大勝而回，如此銳氣一挫，官軍雖眾，自然膽落心驚。再等襄陽大兵到來，一到則東取安徽如在掌握之中。」

朱保聽說大喜道：「軍師妙技，正合我意。」即令各營準備三更劫寨。看看半夜，賊營中自朱保以下個個飽餐戰飯，果然人銜枚馬疾走，遮天卷地，直望大營殺來，卻留偽軍師赫達自領一營以為接應。卻說朱保領著眾賊將到得營前，見營中旌旗不整，燈火微明，以為中計。一聲梆子響，殺入營來，誰知卻是個空寨，朱保情知中計，便傳令速速退軍。

話猶未了，忽聽中軍一個火炮飛起，燈球火把頃刻齊明，火光燭天，喊聲振地，馬步官軍四下殺來，烏槍弩箭，如繁星急雨，紛紛打下，大刀闊斧，如同切菜一般，直殺得賊眾叫苦連天，四下奔竄。朱保領著數名賊將突出火林，落荒而走。官軍隨後趕殺，幸得偽軍師聞報急急提兵來救，賊眾且戰且走。到得天色漸明，賊眾正在困竭，忽聽前而喊聲大起，朱保道：「若是官兵截住去路，我等休矣。」正說之間，遙望大旗上而寫著：「猛勇大王鮑」五個大字，朱保知是繆瑞麟所部。原來繆瑞麟自接朱保信札以後，便率馬步賊軍分為四隊，以鮑直為前部，楊壽牛經為左右羽翼，自己卻與二子統領中軍，直望白沙進發，卻令鮑直先行。比及前部到得白沙，知朱保被困，趕著率兵千餘名殺到，放過朱保，當先抵敵，賊兵又乘勢殺回。官兵因追殺了一夜，人馬困乏，又見賊眾已有救應，就按兵不追。湯獻忠又命弓箭手射住陣腳。賊眾不敢逼進，只得退回。官軍見賊兵已退，也自收兵回營。只此一陣，殺死賊兵二千餘人，大獲全勝。一面申文報捷，一面仍傷防營，嚴加防守。

卻說朱保回到本寨，查點敗殘兵卒只剩五六百人，偽軍師赫達頗有慚色，便強顏說道：「今日之敗，皆某之罪也，不料官軍已預有準備，可恨可恨！某旦夕當另以奇兵勝之，不叫他全軍覆沒，誓不生於人世！」鮑直道：「軍師不必懷恨，勝負乃軍家之常事，且等大軍到來再作良圖退敵。」朱保雖怪赫達料事不准，卻不好現於形色，只得暗恨而已。過了一日，繆瑞麟大兵已到，仍然立下三個大寨，問明了勝敗情形，當聚眾商議道：「官軍雖勇，卻是誤中詭計，致敗一陣。明日對敵當以猛力擊攻，且看如何，再作計議。」官營內有探子報去，湯獻忠知賊兵大隊已到，也聚集眾將說道：「賊首繆瑞麟親統大隊前來，與朱保合兵一處，本鎮雖勝了他一陣，賊眾心必不甘，必然猛力攻擊，以一當十，我軍強宜多設火器，堅守營寨。待其來攻，便急發火器，使其不能逼進。等到賊兵銳氣已挫，我軍即出其不意，奮力撲滅，則賊眾可一鼓而擒矣。卻萬萬不可輕敵，如違令者斬。」眾將得令而去。

再說繆瑞麟到了次日。親統馬步全軍五千，直望官軍營寨進發，離官營約有二三里路，一聲梆子響，那些賊兵個個爭先恐後，喊殺連天，直逼大營殺去。到得逼近，只見營門緊閉，金鼓不鳴。繆瑞麟在馬上說道：「官軍堅守寨柵，必有奇謀，各宜小心，不要再中詭計。」正說間，忽聽一聲炮響，火箭火炮如雨點般打來，賊兵奮勇爭先者，皆被火器打著，喊聲動地，不敢向前。虛張聲勢鬧了半日，只得退去。一連攻打數日，皆是如此。繆瑞麟大怒，便令賊兵將大營遠遠的圍住，困得個水洩不通。畢竟官軍勝負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